

《尼伯龙根的指环》：至今仍是里程碑

黄 潇

如果说歌剧是古典艺术的王冠,那么,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下称《指环》)则是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这部被音乐界誉为“史上最伟大的歌剧”在世博会期间即将登陆上海,成为一场文化盛宴。德国科隆歌剧院320余名演员不远万里,携带共计30多个集装箱的昂贵布景、道具、服装,将于9月16日起在上海大剧院为中国观众再现这一分为4部、长达15小时的著名歌剧。更为重要的是,这部《指环》契合了当下关注环境与自然的主题,又被称为“绿色”《指环》。

《指环》的剧情,最早见于1200年前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瓦格纳在整理《尼伯龙根之歌》后,决定将其改编成歌剧剧本。瓦格纳当年写这部歌剧可谓呕心沥血,对每一段音乐、每一个角色、每一幕场景都苛求完美,他在剧中设置的场景已经超越了当时剧院硬件设备的技术极限。瓦格纳呕心沥血26年才最终完成了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创作。他采用明暗两条线索来推进剧情的发生,并创作了200多个旋律主题贯穿全剧。瓦格纳歌剧的伴奏乐队编制庞大,充分运用了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和丰富多彩的和声,在音乐场景的描写技巧等方面极有创意,将歌剧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指环》已经超越了歌剧的范畴。该剧以其鸿篇



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剧照

巨制的气势和深刻的主题,从神话内容到现实寓意,挖掘了人生、社会、哲学、伦理等各个方面的思想内涵。1876年8月13日,《指环》在拜罗伊特节庆剧院首演,连演3周,就此征服欧洲,影响力绵延至今,成为欧洲文化宝库中的代表作之一。

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高度评价《指环》,他认为全球指挥家都将能执棒《指环》作为毕生追求,“这部歌剧能来上海世博会演出的意义,远比歌剧本身更为重要,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文化朝圣’。”

《指环》版本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而这次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科隆版《指环》是加拿大著名导演罗伯特·卡森的作品。

参加文化部2010国家艺术团优秀剧目展演的大型环球风情歌舞晚会《爱的伊甸园》,是中国东方歌舞团转企改制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后的第一部舞台新作。这台凝聚了东方人才情的晚会,一经公演就以唯美浪漫、精湛绝伦的品格,赢得了观众和市场的青睐。

《爱的伊甸园》以全新的构思、独特的理念、巧妙的编排,用“爱”的旋律、天籁般的歌声、美妙的舞姿展示出世界多元文化的兼容。在纵横交织的艺术世界中,印度舞蹈的热烈妩媚、非洲土风舞的神秘刚劲、埃及艳舞的妖娆魅惑、朝鲜铃铛舞的整齐划一、西班牙响板舞的冷艳奔放、澳大利亚鞭子舞的青春欢快,交相辉映成现代与古典、传统与时尚的美丽画卷。

歌舞晚会的成功取决于是否拥有令观众耳目一新的创作形式。晚会的传统结构通常以散点式为主,但《爱的伊甸园》的创意,做到了形散而神不散,始终用一种浪漫的氛围和抒情的韵味牵动着观众的心绪。这台晚会在构思之初,就确定了创作角度要具备环球视野,以世界各地不同的风情为主题,采撷爱情的旅程中最为动人心弦的瞬间感受,用东西方人迥异的表达方式,构造成舞台上的伊甸园。

一段舞蹈,一个故事,一种风情。舞蹈《月光之吻》,展示了印度青年新婚的欢乐情节,火辣与羞涩交织的魅影下是古老东方的民俗民风。舞蹈《鞭梢上的羞涩》,取材于澳大利亚牧场的现实生活,牧羊鞭比武的充满缤纷意趣的片断,仿佛使观众走进一幕幕动人的场景。埃及舞蹈《尼罗河的美人鱼》,讲述了一个穿越时空的童话故事,阿拉伯舞步的摇曳多姿,让人充满了迷惑与幻想。热情奔放的弗拉明戈舞《爱情玫瑰》,似奔涌的海潮席卷帷幕,在曼妙与炫目间,美丽的西班牙女郎与斗牛士的传奇爱情带来



《爱的伊甸园》

了飞扬的激情。诗情画意的文学特质,把歌舞擅长抒情的特性发挥到极致,那些曾经埋藏在心底的温柔缱绻的梦想,那一丝夹杂着忐忑与甜蜜的青春味道,悄然穿越布景与舞台,飘落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一部成功的晚会,其文学性的创造不仅是一个行当的问题,而是各个艺术门类的共同创造。《爱的伊甸园》的串联是歌舞晚会的创新之举。以画外音形式出现的串联词,是用印地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朝鲜语、英语乃至非洲土著豪萨语朗诵的抒情诗般的舞台语言。伴随着名歌手郭蓉精彩的提琴演奏,串场表演宛若一道亮丽的风景。段落串联在甜美和狂野的情爱意境中,传递了爱情的时空变幻,使世界上人与人之间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浓缩成了一个爱的海洋。在国家大剧院的宏大舞台上,每到表演这一独具匠心的串联段落,总是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同样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台晚会的音乐节目。这些连接舞蹈的富有唯美品质的声乐表演,也成为近期演艺舞台上一颗颗闪耀的珍珠。男女声二重唱《鸽子》尽显浓郁的古巴风格;表演唱《啪嗒、啪嗒》在律动的非洲舞蹈伴随下,唱出了狂野和自由的气息,恍若当年唱了《伊呀呀来噢》的宋明瑛。女声三重唱《年年春天到人间》,3位身穿朝服鲜服装的青年女歌手细腻动情的演唱,仿佛让时光回溯,少年时代观看《卖花姑娘》的一幕蓦然再现。

东方歌舞一枝花,在市场化道路上迈进的东方人传承了几十年造就的东方风格,《爱的伊甸园》依据中国人的欣赏口味来定位,用诗情画意为歌舞晚会注入了鲜活的灵魂,因而得到了观众的认同,其剧场爆满的票房就是最好的回馈。

校园舞蹈：怎么跳，怎么比

本报记者 张 婷

目前,中国有几大顶级舞蹈赛事:中国舞蹈荷花奖、全国舞蹈比赛、“桃李杯”舞蹈比赛和CCTV舞蹈大赛。这几项赛事大多是两三年举办一次,为促进舞蹈创作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赛事过多过密、一个舞蹈作品在几项赛事中“跑场”等现象。

今年7月在青岛举办的荷花奖校园舞蹈大赛自身的定位问题,又成为当下舞蹈界较为关注的话题,主要是对其设置的必要性产生质疑。由于本次校园舞蹈大赛把专业的艺术院校也纳入了“校园舞蹈大赛”的范畴,许多人认为这一赛事与“桃李杯”有重复之嫌……面对各方的质疑,艺术家们对校园舞蹈大赛的意义及未来的发展各抒己见。

高技巧不是唯一标准

其实,校园舞蹈大赛与“桃李杯”相比较,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桃李杯”一般都在艺术院校之间进行比赛,以选拔独立个体的舞蹈尖子为目标,以独舞为主,侧重技巧技能的比试。而荷花奖校园舞蹈大赛则分普通院校组和艺术院校组两个组别进行评比,这样的设置可以分别满足职业性专业舞蹈教育和普通综合类高校舞蹈教育和普通综合类高校舞蹈教育对选手选拔的不同需要。大赛鼓励学生参与舞蹈作品的创作,更加重视编导的一度创作和演员的二度创作。

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冯双白对记者说,一个成功的校园舞蹈作品必须要有好的内容与题材,舞蹈表演是作为一种表现载体,来展示校园生活和校园文化,同时展现学生成长过程中独特的情感体验。在创作过程中,编导们可以运用民族舞、街舞、国标舞等多种形式,来展示校园生活甚至是来自校园的思考。但是,目前很多舞蹈比赛中的参赛作品,不管自身是否需要,统统包含跳、转、翻等高难度技巧,目的是通过这些技巧展示、比较专业舞蹈教学成果。比如舞蹈演员在作品中展示腿功:你腿抬在这,我要抬得比你高;你右腿抬起来,左腿乱晃,可我抬起来的时候,腿晃也不晃,那我就比你厉害。传统评判观念认为,这不仅是舞蹈演员的本事,更代表了老师的本事。可这是

一个不健康的比赛趋势。

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明文军也表示,“漂亮”的舞蹈不一定就是好舞蹈,“我们不认同一个舞蹈作品只是依靠一两个优秀的演员来撑台面,也不主张在校园舞蹈作品中出现无谓的高难度技巧展示,提倡一切舞蹈技巧为作品主题服务,不能越过作品随意‘添油加醋’。”

打破“三长一小”统一标准

据记者了解,舞蹈界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教育模式,一种是培养善于表达自己个性的欧美模式,另一种则是培养高精尖人才的苏联教育模式。中国舞蹈界目前主要沿用的是苏联教育模式,其教育理念过于重视舞蹈技法,忽视作品本身的创造性和演员个性的发展。但由于这种模式与中国当下的教育模式在某些方面契合,因而得以沿用。

比如在中国挑选专业舞蹈演员的苗子,其身体条件必须首先符合“三长一小”(手长、脚长、脖子长、头小)的要求,不然一般都不能从事专业舞蹈艺术。而这个严格的要求是苏联人为挑选芭蕾舞演员,或为大剧院、大型舞剧培养高精尖人才而制定的。舞蹈界的确需要这样的明星,但这种教育对选手选拔的不同需要,而且也不能作为唯一的选择人才的标准。

在校园舞蹈比赛中的即兴表演环节,现有舞蹈教育模式的缺点一览无余。人们发现很多专业院校水平很高的演员不会即兴表演,刚才还舞姿轻盈的才子佳人到了这个环节就变成了不知所措的“傻子”,把评委们气得“咬牙切齿”。这些演员能把老师教授的规定动作演绎得完美无缺,却连一个收割麦子的即兴表演都做不好(演员直立身体,优美地做着割麦的情景表演);在“跌倒再爬起来”的命题下,演员只会在地上打滚,直至表演结束也未见站起来。而且这些学生们,在台下个生龙活虎,“上蹿下跳”的,上了台反而特别安静,不敢动真格的了。

而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很少出现在普通大学的选手身上。一些选手身体条件一般,没达到“三长一小”的标准,但他们跳舞很有“看头”,是发自内心的感

了吴氏策划将《指环》引进中国的想法。

与在北京演出的纽伦堡歌剧院的《指环》不同,这一次科隆歌剧院带来的是忠实于原著的《指环》。罗伯特·卡森的“绿色”《指环》不仅反映了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更表达了环境意识的传统和社会责任,这也是全球性企业责任的核心所在。

吴氏策划与科隆歌剧院由此开始紧密合作。科隆市对科隆歌剧院此次的中国之行给予很大支持。经过两年多的运作,上海城市舞蹈有限公司、上海大剧院以及新民传媒,统筹各方的优势加盟此项目,致力于将《指环》项目打造成上海世博会期间令人难忘的文化盛宴。

自《指环》开票以来,国外不少的瓦格纳迷纷纷组团前往上海观看《指环》。美国有一位93岁的名叫弗娜·帕琳诺的女“指环迷”订购了首轮4场的门票。她对笔者说:“我已在18个国家的30个城市观看了57轮《尼伯龙根的指环》。这次在上海,我将观看第58轮。”对于在中国的瓦格纳爱好者来说,《指环》在上海上演绝对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指环》这么规模宏大的演出在中国乃至亚洲都可能是前所未有。它在上海的演出将是一次冒险,一个创举、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里程碑。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商业化甚浓的文化市场,使以传统音乐为主的民乐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如何使民乐能够在文化市场中得以生存并良好发展,是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由于文化市场的形成,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对商品进行选择时,民乐有没有被选择的可能?被选择才有票房,被选择才能进入市场。但是,票房从来就像是压在人们心头的一块石头,既挥之不去,又沉重难忍。民乐要在市场上生存,其生存的条件和手段是什么?就文化市场而言,有听众才有需求,有听众才可能形成市场。所以讨论民乐在文化市场中的生存问题,必须把握好民乐的艺术标准,把握好民乐雅俗尺度,进而明确民乐的市场定位问题。

现在的民乐与传统意义的民乐不同,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艺术音乐”为基本定位的音乐门类,大多数作品或表演形式有明显的“高雅”特征。近些年来,借鉴“通俗音乐”的音乐创作或表演形式,也有了明确的“通俗”性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应。正因如此,民乐的定位更应当明确:说“雅”则按“雅”说,谈“俗”则以“俗”论。雅俗不论,良莠不分,对民乐的艺术价值无从判断,对民乐的市场定位也无从评价。

“雅”可以说是艺术上的高雅。高雅的艺术作品或演出形式,大多并不以形式上的“通俗”为主要特征,反而都有“非俗”的倾向。高雅与通俗在本质上并不见得对立,但却有市场需求大和小的区别。凡是艺术精品,其本身都有非“大众”所喜爱而在“小众”中生存,以“小众”为其服务对象的特点。正是这“小众”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取向,标志着艺术精品的艺术品格,也确定了艺术精品的价值定位,甚至代表了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价值。

“俗”可一般地表示“通俗”。通俗的艺术作品,内涵多浅显而容易理解、形式上直观而容易被接受,因而也更容易得到更多听众的认可。如欧美式的通俗音乐,大多是在某种固定的节奏音型和相对固定的和声语言的基础上,配上具有地方特色的曲调,加之有特色的音色处理,再用有个性的唱法渲染。这些音乐多有激情四溢、活力迸发的特点,受众以青年群体为主。欣赏这样的音乐,不需要太多的音乐知识和艺术修养,也不需要太多的音乐鉴赏能力。只要对特定的节奏有感觉,对特定的曲调能产生共鸣,这种通俗音乐就能被接受、被欣赏。当某个歌星或某个音乐团队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文化的消费就开始产生,文化的市场也得以形成。

爱的舞蹈领域里用心地“钻牛角尖”,你“钻”这个领域,他“钻”那个领域,合起来才够丰富,未来舞蹈事业才能全面开花。

冯双白说:“我们还要改变舞蹈比赛中为拿奖而拿奖的坏风气。在一些舞蹈大赛中,有的老师就给自己学校的学生打高分,给其他选手都打低分或者压分。于是就产生了你给我的学生低分,我也给你的学生低分;你给我的学生高分,我也给你的学生高

至于能得到“雅俗共赏”美誉的艺术作品,不但要能够赢得大众的认可,而且质量也要在精品之列:作品一方面要有高雅而深厚的艺术内涵,另一方面又要有通俗而易接受的表演形式,否则不可能达到“共赏”的目的。这说明高雅与通俗并不对立,在某些时候亦可互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达到这两方面要求和标准的作品数量不多。雅俗并不能共赏,雅俗之间的差别也十分鲜明。进入市场并有广泛市场需求的民乐作品,多有“通俗”的属性;

市场需求较小,品位较高的民乐作品,往往因其受众面小而离市场较远。否则,就不会有“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这两个分属不同范畴的成语了。

因此,民乐的市场需求取决于作品或表演形式上的通俗程度。近几年来取得较好市场效应的民乐表演团队的成功原因主要在于它们表演的通俗形式,而不在于作品和表演的艺术品位。得到市场青睐甚至追捧也主要因其“新颖”的形式,一旦不再被市场认可时,其在市场中的生存价值也不复存在。因而,以新颖的形式在市场生存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至于极少数数能有较长时间的市場效应,除了形式外,主要就是其自身的艺术魅力所起的作用了。国外能长期有通俗音乐市场、有一席之地团队或个人,都有其自身特有的“艺术品位”。有市场并能长期生存的通俗音乐,其价值首先是其艺术品位,而不是简单的票房。

如果以单纯的票房来衡量民乐的艺术价值,那将是缘木求鱼、本末倒置的。可以说,雅有雅的意义,俗有俗的市场。二者的任务不应对立,二者的目的也不应混淆。能有长期市场效应的通俗音乐,其内在的艺术价值不能忽视。在一定意义上,票房不高但艺术品位高的作品或表演形式,主要体现的是其文化价值。对民乐中的“高雅艺术”,不但不应将其简单地推向市场,还应当呵护与扶持。如果要它们取得市场的认可,就应结合市场本身的需要,并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创新的目的在于过度包装,不在于迎合市场,而在于让更多的听众接受。追求市场效应,不太考虑文化价值,是通俗之路的一种方式。要使通俗性质的民乐能有长期生存的可能,唯有提高内在的艺术质量。高雅与通俗,能结合则结合,不能结合则可以各走各的路,在“文化价值”和“市场效应”中各得其所,体现各自的不同价值。

分的恶性循环。这样的比赛延续下去毫无意义,我们不能让比赛成为阻碍中国舞蹈艺术健康发展的死结。”

“我希望,未来的校园舞蹈大赛的舞台能成为任何一个热爱舞蹈的人的舞台。只要你爱跳,只要你想跳,都欢迎你来自校园舞蹈大赛的舞台上展示自己。在这里,没有功利的比赛,只有青春,只有热情,只有我们对舞蹈的爱。”冯双白如是说。



系演出《南京亮》
荷花奖校园舞蹈大赛中,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队

叶进舞摄